

缪斯之恋

“科学小品”既区别一般小品文，又区别于其他的科普文章。科学小品是美学、科学与哲学结合的产儿。作者运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交错作用，通过叙事、抒情和说理，使主观思想感情同客观自然规律相互交融，把诗味、知识趣味和哲理意味调和起来。这样写出来的科学小品，深入浅出，意新语工，文短情长，别有风味，营养丰富，读者不但可以从中增长知识，还可以启发思想，陶冶情操。科学小品的灵魂，顾名思义应当是科学。从广义上来说，它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，它具有的诗意，并不是从科学知识外面附加上去的辞藻，而是由科学知识本身发掘出来的美感。但是科学小品毕竟还是一种文学体裁，因此，它的写作不能单纯从科学概念出发，主要源泉还应该是生活。作者要用直接的、形象的生活体验的血肉，把间接的抽象的骨骼复原起来，才能使作品栩栩如生，光彩照人，作者最好把自己也放到作品里来，使科学小品达到文情并茂的境地。

黎先耀署

夜光杯文丛

文匯出版社

缪斯之恋

“科学小品”既区别一般小品文，又区别于其他的科普文章。科学小品是美学、科学与哲学结合的产儿。作者运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交错作用，通过叙事、抒情和说理，使主观思想感情同客观自然规律相互交融，把诗味、知识趣味和哲理意味调和起来。这样写出来的科学小品，深入浅出，意新语工，文短情长，别有风味，营养丰富。读者不但可以从中增长知识，还可以启发思想，陶冶情操。科学小品的灵魂，顾名思义应当是科学。从广义上来说，它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。它具有的诗意，并不是从科学知识外面附加上去的辞藻，而是由科学知识本身发掘出来的美感。但是科学小品毕竟还是一种文学体裁，因此，它的写作不能单纯从科学概念出发，主要源泉还应该是生活。作者要用直接的、形象的生活体验的血肉，把间接的抽象的骨骼复原起来，才能使作品栩栩如生，光彩照人。作者最好把自己也放到作品里来，使科学小品达到文情并茂的境地。

黎先耀 著

夜光杯文丛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缪斯之恋 / 黎先耀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4. 1

(新民文库. 夜光杯文丛)

ISBN 7-80676-451-8

I. 缪... II. 黎... III. 科学知识-普及读物

IV. Z2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0624 号

新民文库·夜光杯文丛·个人专辑

缪斯之恋

作者/黎先耀

新民文库总策划/朱大建

责任编辑/杨建英 特约编辑/贺小钢 封面装帧/周夏萍

出版发行/文匯出版社(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编200002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/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次/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/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890×1240毫米 1/32 字数/250千

印张/10.25 印数/1—5100

ISBN 7-80676-451-8/I·092 定价: 20.00元

自序：博物人生

20 世纪 40 年代，我在东南一带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新诗，并在上海臧克家先生主编的《创造诗丛》中出过诗集，因此，后来福建老作家郭风先生见我写了一些知识性随笔，感到纳闷：黎先耀是一个诗人，怎么现在从事起科普工作来了？

提起这个因缘，就要说到“文革”动乱将结束时，我从下放劳动的华北山区调回京城工作，分配到北京自然博物馆，给我创造了一个学习和普及科学知识条件。但是我和沈从文先生进博物馆工作的情况不同。沈先生是自觉的、自为的，主动要求到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，做出了很大的成绩；而我则是被动的、自在的，由于偶然的机遇，乱点鸳鸯谱，莫名其妙地进了博物馆，就随机应变，做起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工作来了。由于身入其境，耳濡目染，像沈先生那样，也逐渐熟悉并热爱上了这座寂寞而奇妙的宝库。

现代博物馆滥觞于古希腊的“缪斯庙”，因此“博物馆”（Museum）一词，就渊源于缪斯女神（Muses）。缪斯女神众姐妹，分司文学、艺术、戏剧、历史、哲学与科学等多种门类，博物馆就是一部立体的“百科全书”，一座综合性的学术殿堂。对我这个兴趣广泛的“杂家”而言，正得其所哉，好像猪遛进了菜园子，既阅读文献图籍，又辨识标本文物，确实给了我一个“博物洽闻”的良机。为了普及自然生态知识，宣传辩证唯物思想，在科普评论家郑公盾先生的配合下，我创办并主编了《大自然》杂志，开始了科学文艺的创作和编辑工

作。承郭风先生的称许,认为我继承了周建人、贾祖璋先生所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抒情散文风格的“科学小品”,并在哲学思想方面有了新的开拓。其实,我的科学文艺创作,除了学习 20 世纪 30 年代陈望道先生开创的《太白》杂志的东方知识随笔传统,还借鉴了 18 世纪法国博物学家、作家、进化思想先驱布封的巨著《自然史》,19 世纪法国“昆虫世界的荷马”——法布尔的科学诗篇《昆虫记》等西方科普经典的风范。我到巴黎参观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,馆长请我在首任馆长布封当年的坐椅上休憩时,我想起他在《论风格》一文中的名言:“诗、历史和哲学都有一个极伟大的对象,那就是人与自然。”

我写的一些科学随笔,初始主要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的“大地”、《光明日报》的“东风”和《北京晚报》的“五色土”等副刊上;近几年大部分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夜光杯”和《文汇报》的“笔会”等副刊上;还有一部分,是先后发表在《散文》、《榕树》、《绿叶》、《大自然》和《人民文学》等杂志上的。我的这本科学随笔自选集《缪斯之恋》,是我在博物馆一面学习,一面工作,一面写作的成果。我把这些发表在“报屁股”上的科学小品,比喻成“红枣”和“青果”,虽然篇幅短小,却既有知识的营养,也有文学的色彩和哲理的回味哩!

我曾请戚克家先生到我们自然博物馆来,参观从他故乡山东诸城出土的恐龙化石时,他高兴地对我说,原来你没有改行,而是把文学同科学结合起来了,诗人兼做科学工作,写起科学与文学联姻的科学文艺来,当然得心应手了啊!

当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,不由得怀念起生前热情鼓励我从事科学文艺创作的端木蕻良先生,当年他为新时代对“科学诗人”的呼唤,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,更需要实际响应的。

在此,我要向博物画家蒋建国、李荣山、赵野木先生致谢,他们所作艺术与科学结合的插图,使本书生色不少。

最后,这本“科学随笔”选集得以问世,还要感谢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的贺小钢女士。因为,不但书中的不少拙文是经她的手编发的,而且这本拙著的出版,也是她热情张罗的。

目录

自序：博物人生	1
---------------	---

一 山水人物

鱼游春水	3
龙骨山访旧	7
敦煌归鸿	11
庐山的发现	14
他站在八达岭上	16
都江堰与葛洲坝	19
鉴湖如画太守情	22
京杭于公祠	25
湖畔沉思	29
石头山记	33

二 花间漫步

花的奥秘	39
------------	----

十里荷香	42
崂山茶	45
北京的海棠	49
诗灵画魂最爱梅	52
莱蒙湖畔鸽子飞	56
白水青山百合乡	59
庭前十丈紫藤花	62
观音水仙	65
城市的花冠	68

三 鸟兽鱼虫

熊猫正向我们扮鬼脸哩!	77
象喜亦喜	79
鹿回头	83
狗哟,人类的老朋友	86
雉鸡天堂	91
快醒来,无脚猫!	93
鱼的传奇	96
蝴蝶诗画	99
祝蛻螂南行	103
蚯蚓引	106
羊年漫谈羊角	112

四 生命趣谈

奇妙的手	117
------------	-----

生命的足迹	119
1×1=新的1	122
解读二马	124
性趣窥探	127
彩蝶婚礼	133
艺林改错	135
白蛇非白	140
科学洗冤录	144
米老鼠为什么逗人喜爱	146
别来无恙乎?	151
“双螺旋”的启示	153

五 地球村语

地球村语	159
她召唤春天归来	162
无烟日的怀念	165
麋鹿还乡记	167
马年迎野马	170
警惕啊,食人鲳、紫茎泽兰之类	173
江中难见“白秋练”	176
放虎归山	179
莼鲈之思	182
柳浪闻莺	186
撒哈拉沧桑	188
无补于人	190
凭吊人类的牺牲	192

六 博物撷拾

井的故事	197
博物馆里相马	201
白菜碑	204
竹之词	207
沈从文之梦	211
“东方快车”上的时装	214
猛犸复活节	217
神奇的玻璃花	221
金光灿烂的博物馆	223
火焰山下的来客	225

七 欧风美雨

访英国皇家学会	231
听法拉第演讲	234
爱因斯坦的琴声悠扬	239
牛津一席谈	241
向居维叶先生道歉	244
佛罗里达的鹰	246
飞向全球的花	251
“巴黎的肚子”	254
在谷物女神像下	257
迟到的互访	259

八 缪斯之恋

斯德哥尔摩的桥	265
美国的“雅典”	268
大自然橱窗巡礼	271
上穷碧落下黄泉——美国自然历史 博物馆一瞥	277
知识的宝岛	280
巴黎的新象征	283
工业革命摇篮曲	287
我们缅怀,我们欣慰.....	290
登临三座古天文台	293
圆明新梦	296
新大谷饭店里的一场争论	300
摩天大楼的反思	303
缪斯的劫难	306
 附录:科学与文学联姻的产儿	 309

一
山水人物



鱼游春水

星期天的早晨,我同一位从武汉来的老鱼类学家伍献文教授^①,在京郊的一条街道上漫步,迎面走来一个买菜回家的妇女。

他突然趋向前去,好像他乡遇故知,指着菜兜问:“这鱼是哪里买的?”

那妇女先是怔了一下,然后举起手里的网兜,指着前面一座大菜市场:“就是那里,要买活鱼,可得快点去!”

“哦,这条鳊鱼真新鲜啊!”我看网兜里那条头尖身阔的鲜鱼,还在扇动着它的小鳃盖。披着银灰色细鳞的鱼身,像一面菱形的镜子,在朝阳里反射着美丽的光彩。

老教授纠正我说:“这种鱼,虽然俗称也叫鳊,陆游的诗句‘缩项轮囷汉口鰼’,就把它叫作鰼。可在分类学上却是另一个种,叫‘团头鲂’,就是《诗经》里‘岂其食鱼,必河之鲂’的鲂,味道比鳊鱼更肥美,它也叫‘武昌鱼’。”

“哦,原来是毛主席吟咏过的‘武昌鱼’呀!”

他邀我一起去逛逛菜市场。我知道“武昌鱼”驯化引种成功,是他所在研究所的一项科研成果。走进熙熙攘攘的菜市场,卖活鱼的地方,排着很长的队。他一直挤到鱼池边。有顾客提醒他要排队,他还是硬凑到售货员的面前。正好一尾斤把重的“武昌鱼”一打挺,蹦出了秤盘,溅了他一脸

① 伍献文教授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生前担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。

的水。

他回过身来，旁若无人地向我大声招呼：“你来看，‘武昌鱼’在昆明湖安家落户，长得多好啊！”他那双由于害病显得有点混浊的眼睛，霎时间放射出了光芒。

那鱼的燕尾般的尾鳍，拍打着水磨石，在柜台上活蹦乱跳。售货员还没有抓住，他一伸手就抓住尾鳍，轻捷地把那条弓背宽腹的“武昌鱼”倒提了起来。那肥阔的鱼身，缩着一个滑稽的小脑袋，在他手里挣扎着。他帮着装进了一位顾客的提袋。周围的人都用惊奇的眼光，打量着这位老先生。想不到他那一双看来很斯文，又有点颤抖的手，抓起鱼来却这样利索。为什么他不排队买鱼，却比买到活鱼的顾客还要高兴呢？

走出菜市场，他一边掏出手绢，擦眼镜片上的水珠，一边对我讲：“梁子湖的团头鲂已经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了。过去人们说‘樊口鳊鱼甲天下’，我想如今应该改为‘樊口鲂鱼满天下’才对了。”人们怎么知道，这位老先生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，已经使得群众在生活中得到了实惠而深深地激动啊！

有的熟人称他为“老渔翁”，倒也名副其实。他从欧洲留学回国，就立志要把中国鱼类学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。他奋斗了 50 多年，几乎喝遍了祖国江河湖泊的水。我国最古老的词典《尔雅》释鱼篇里列举了 20 种鱼，鲤科的鱼就约占了一半。这说明我们勤劳智慧的先人，很早对淡水里的鲤科鱼类，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。全世界鲤科鱼类共 1000 多种，我国就约占了半数。他为了掌握鲤科鱼类的第一手资料，观赏过西湖的金鲫，也垂钓过大渡河的墨鲤；尝过黄河鸽子鱼，也烹过闽江胭脂鱼；调查过青藏高原冰川溶水里的裂腹鱼，也考察过东北边境绥芬河里洄游的如金似银的滩头鱼。他还研究过青海的湟鱼，采集过洱海的弓鱼。在旧中国，“半江渔火，一枕清霜”，作为一个爱国的科学工作者，他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，从来也不曾中断过他所热爱的事业。到了建国前夕，这位科学家真成了釜底游鱼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。为了继续科学研究，自己节衣缩食，也要挤出钱

去搜集标本,就是当卖字画和衣物,也要把一些贵重的鱼类学图书资料保存下来。建国后,他真如鲤鱼跃龙门,进入了新的天地。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下,他和同事们一起努力,终于把新中国一个初具规模的淡水鱼研究中心,在长江之滨建立起来了。

前年春天,我路过武汉,曾到珞珈山麓去看望这位老科学家。那时“四人帮”正大刮反对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歪风,他却坚持编写《鲤科鱼类志》。所谓“分类无用论”的大帽子也没有能盖住他的眼睛,仍继续深入研究鲤科鱼类起源的理论,为祖国科学事业争光。

那次,他给我讲了一个中国鱼类学史的故事。我国很早就养殖鲤鱼。到了唐代,不幸“鲤”恰好与“李”同音,犯了李姓皇帝的讳,被禁养殖,违者治罪。但是,老百姓总是有办法的。从此,青、草、鲢、鳙的养殖事业就开始发展起来了。他意味深长地说:“看来,科学事业自古到今,总要受到阻挠。就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,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!”

我带了一张长江水文考古发现的涪陵白鹤梁的“双鱼”石刻的拓片送给他。这唐代用作枯水标志的两条鲤鱼,嘴里含着莲花,刻画得活龙活现。^① 这位老科学家戴上老花眼镜,仔细鉴赏,爱不释手。忽然,发现鲤鱼身上的鳞片,不多不少,都是 36 片,他兴奋地吟哦着拓片上古人的题诗:“涪陵水落见双鱼,三十六鳞空自好。”说道,你看,一千几百年前,我们祖先就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,懂得以鱼的侧线上的鳞片数目来区别种类了。现在,我们有了党的领导,又有了社会主义制度,有什么理由不在鱼类科学方面,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呢?

那天,他还带我到烟雨茫茫的东湖边,去看他们研究所正在进行的鲤鱼杂交试验。一只只圆形的孵化箱里,鱼卵在轰鸣着的水流里滚滚翻腾,好像漫天透明的星辰,在不息地运转。新的生命在孕育着、搏斗着。他关切地问正在测水温的一位女同志:“怎么,鱼苗还没有孵化出来?”她看了一

① 涪陵的白鹤梁水文石刻,现已沉入三峡水库,将在水下建立博物馆保护展出。

下手里的温度表回答：“可能今年阴雨天多，水温太低！”我们不由得一齐向窗外望去，迷蒙的雨雾低低地笼罩着湖面，湖那边的“行吟阁”也看不清了。那时，科学工作者在“四人帮”棍棒的阴影下，虽然坚持着科学实验，可是心上总遮着一层忧虑的阴云。还是那位乐观而又热情的女同志，好像是为了安慰我们，也为了鼓励自己，轻声地说道：“新的生命一定会战胜春寒，它们迟早总是要诞生的……”

新生命是扼杀不了的。他们研究所经过几十组鲤鱼的杂交试验，终于用东北镜鲤同江西红鲤，培育成功一个很好的新鱼种。因为这种杂交鲤鱼长得快，产量高，群众给它取名叫“丰鲤”。他总结经济鱼类新品种的杂交和驯化工作成果，写出了《新养鱼经》，帮助人民增添了水产财富。现在“丰鲤”也在北京引种推广成功了。这次，他又陪我去京郊养鱼场，探望正在茁壮成长的“丰鲤”。

我们在喷水的鱼池旁边，看到了肥硕的“丰鲤”摩鳍接尾地在里面游动。它们还不时浮出水面，来喋喋吞食飘落池上的杨花。这位现代“陶朱公”满意地微笑着，眼角的鱼尾纹也水波似的漾开了。

这位老科学家对今天的生活充满了乐趣，对明天的理想充满了信心，就像春水里这些泼刺快乐的游鱼。他严肃地对养鱼场的技术人员说：“海阔凭鱼跃，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，就看我们自己怎样干了！”

龙骨山访旧

山不在高,有人则名。周口店坝儿河边这座不起眼的龙骨山,曾经是“北京人”的家,因而闻名于世,现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。

北京人生活的时代,虽然距今大约 50 万年了,但是北京人的发现,却还是 50 多年前的事。

在建国 30 周年的前夕,我偕几位人类学家重访了北京人的故居。裴文中教授 1929 年在这里发现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时候,才 25 岁;现在已经 75 岁高龄了,依然精神抖擞,同我们一起健步登上了龙骨山。

北京的秋天是最宜人的。站在龙骨山眺望,西北面远处青峦叠翠半抱,东南面山下清溪蜿蜒,平川无垠,金色的田野上人们正忙着秋收。怪不得陈列室里布置的北京人生活的复原景观,挑的也是深秋光景。北京人利用了肿骨鹿往南迁徙的季节,正好围猎这种美味的动物。妇女和孩子趁各种果实成熟,也正好采集储备冬粮。

不用说 50 万年来,这里沧桑变化,自然面貌已经改观,山下的湖泊,附近的原始森林和草原,以及生活其间的河狸、猕猴、犀牛和鸵鸟等,都一起消失了。就是 50 年来,特别是新中国建立 30 年来,社会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